

賽珍珠自傳 (八)

我的多元世界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岳婿不和盡心調解

我不懂為何在南京教書那段歲月我未曾全心投入創作生涯，可能因為家國兩方面諸事蜂湧而來，使我得不到作家必需的冷靜身心狀態。長女出生不久我曾攜帶她回到美國尋求無法在華獲得的醫療照顧，我住院幾週而後到紐約州北方一個寧靜鄉下休養數週，接着便匆匆返中國。

母親故世後須為年屆七十的老父妥做安排，我請他到南京來和我們住在一起，那並非僅宿食的安排而已。老父從無退休觀念。他的傳教工作必須隨着他一同移轉，結束在鎮江舊居須加拆卸裝修，和友人道別，令人黯然神傷。老父的家居新環境又得煞費周章，只因他不習慣今後他不再是一家之主。而且他跟女婿又處不來使我更感為難，他常私下對我怨訴，總用「我早就告訴過你」的口吻。我唯有以幽默和孝心來加以調解，我從小在中國環境中長大，懂得子女應向雙親盡孝道，這對我頗有助益，晚輩不作與眼長輩爭辯，也不得出言不遜或行為失禮致使老人不悅。人生苦短，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更是稍縱即逝，

因此一分一秒也不該浪費。

那時我家中似乎問題叢生，除了智能不足的長女日益令人焦灼而外，我還得操心協助孩子的參如何展開農業教學工作，當時設計如何教導中國學生農業委實不易。攤開美國農學教科書照本宣科不是辦法。那麼又能教別的甚麼呢？我認為不能強不知為已知的胡教。

發掘中國農村實況

有天晚上我建議最睿智的辦法莫如發掘中國老農與鄉村生活的實況。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從來沒有做過「問卷調查」的研究工作，而金陵大學農學系却招了許多學生。他們不是農家子，多半是地主、富商和教員的兒子。這些年輕人對鄉下農民一無所知，甚至不懂如何跟鄉下人講話。每逢乳臭未乾的後生小子朝一位老年農夫開口就：「喂——你——」，我不禁火冒三丈。我是在鄉下長大，熟悉農村百姓的，知道他們懂得許多務農的訣竅。城市知識青年對農村一竅不通，却以輕藐態度對待出力幹活的老農，我常想老農是值得尊敬的，農夫雖然不識字、不會寫，但是絕非

無知，而且生活智慧與哲學至少強過現代知識分子甚至老學究多多。

調查中國農業計劃漸漸成形，我也盡力協助。校方把印好的農村問卷單交給學生，分向四鄉農戶查詢。等答覆收齊，材料予以彙集、組織，然後把獲得的結論編成一冊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的小書。芝加哥大學出版這本小書以後立即受到太平洋關係協會的注意。其後開始更廣泛、更重要的中國農村生活研究。

住在美麗的南京城使我預感像這樣寧靜的好日子恐怕難以長久。我從書刊以及越洋旅遊人士口中探知西方世界經歷一次大戰浩劫之後正爭執未已。連四年在大學校園所感知的美國安穩生活也一去不復返。美國決心從一個喧囂不堪的國際舞臺撤退，孤守北美老家。美國退出「國際聯盟」組織，只保留與其技術和人道部門維持連繫。我的哥哥在國聯衛生組織服務。每半年他長駐日內瓦擔任衛生組織顧問。經由長兄我知道國聯的運作情形。雖然美國退出國聯使其半身不遂，人們咸信有一天總會基於常識創建一個協調各國的國際機構的。

靜謐之中內心浮動

不過我日常關注的仍是中國。我對國內每一脈動常保靈通消息，漸漸我察知新發動的革命有如即將來臨的地震。心裡縱然日益恐慌我仍忙於家居瑣事。花臺上我種了許多花卉，有燕草、金魚草、秋菊更是種類繁多。夏晨梔子花清香撲鼻，白花為深綠的大葉所陪襯有如朵朵寶石。梔子花的香氣太誘人了，以至鄰居太太們不怕羞的從門外溜進來偷偷摘幾朵以備插在髮角，在我下樓以前又匆匆走開。她們知道我知情，不過她們深信我不會揭穿秘密的，於是這種行徑在花開季節會默默的進行下去。

我知道這優美寧靜的生活不會長久，因為我內心有點忐忑不安。我不再上廬山牯嶺避暑，寧願忍受盛夏的熱浪，因為我願意和人們在一起，了解時局如何演變。我保持友誼，繼續教書。暑假學校放假，但晚上我為一羣經商和美術青年教英文，從而獲悉這一班人的想法。我們有時圍坐在院牆內較高一層草地上，可以眺看牆外的遠方。

我永遠記得夏夜微暗的晚上，景色柔美、廣潤、金黃。我們圍坐一圈有如露天劇場中等候月亮露面。月亮從寶塔後面探出頭來，龐大而且君臨下方。不管談論甚麼，大家會守視那莊嚴臨幸的時刻而默不作聲。

我有成百的瑣事可以從記憶中浮現出來，以庭院中盛開的玫瑰花為例。我記得花匠每天要把水肥傾倒在每一束花叢的根部。人類糞使用水稀

釋以後是世上最好的肥料。到今天我住在美國發現各大城市並未利用水肥這一寶藏，常使我深為遺憾。幾年前我在紐約中央火車站看到一項地下管線的展示會。衛生下水道的設施處理有價值的水肥以後，區分為淨化水，可使土壤獲得營養的固態廢料則以拖船送到外海加以傾卸拋棄。我看過這項展覽不禁為這愚昧的做法而心亂如麻。

秋後外出避暑的洋人先後歸來，學校開學，亟於求知的學子一湧而至。那時唸大學的青年常常憂心忡忡。他們似乎要擔負天下興亡的重責。他們急於切磋，也雄辯滔滔。若想心情愉快，只有上街或下鄉才能找到快活的年輕人。我喜歡到城外跟鄉下人交遊半天甚至幾日。他們不怕未來的重壓，而且天大的困難都處之泰然，又何懼之有？

我尤其歡喜晚上上街，那時蜿蜒的南京石子路，兩旁店家都做生意，點着蠟燭或焰頭顫動的油燈。夏天吃過晚飯，店家把竹躺椅和坐椅搬到街邊，人們或坐或臥一面乘涼，一面品茗閒談，然後在星光下睡着了。每一店家各做一行。那時不興百貨公司，每家有它的本行，若賣洋貨多半是日本貨。日本各種工業品已侵入中國市場，從當年已經看得出來。

日本對華野心不止

日本人貪得無厭向中國提出種種苛求，縱然學生們在街頭猛貼標語，而且發表抵制日貨的演講，可是一般百姓的反應仍然迂緩而且並不生氣。要是主宰日本的企業家和軍閥够聰明，或者情

報修靈光，他們應該瞭解單憑貿易和耐心日本就可以在開發現代新中國的過程中取得非常特殊的地位。不料他們採取早已落伍的武力建造帝國方式，以致失去本已或可能攫取的一切。判斷錯誤使日本在二次大戰中導致戰敗的結果，當時她的抉擇不過挑選了不同的災禍而已。

現在回想仍覺內疚不已，如果英美兩國當時合力同心制止日本頭一次在亞洲侵略就可以輕易規避所有不幸的後果。而英國也不知道她的無日落帝國竟然不可避免地迅速告一結束。

這段期間我保持幾個層次的個人生活。在家我是主婦，對父親我是他唯一的女兒，跟小時候一樣，對我子女我是人母。在當地白人社區中，我願意做好鄰居和朋友。不過我日益領悟跟美國人處於長期分離狀態。我的童年跟他們迥然不同，這時他們對我非常嫉妬，在日常生活中我感受到文化背景不同招致日深的分歧性。我的世界漸趨分離，必須做一抉擇的日子終會到來。遇到心理壓力過大時，我總是找中國朋友寬取鼓勵與友情。我往往在他們面前找到療傷的撫慰，他們天生是富於人性與仁愛的。

醫生是「失敗的一代」

他們有急難時也到我家來找安慰。譬如有位親近的鄰居婦人，並未受過高等教育，也未出洋留學。我們多年是近鄰。當她的愛子突然夭折時，她來我家找我。她曾去南宿州跟我同事。她先生在男童小學教書，後來獲金陵大學雇用一同回南京做事。他們夫婦多年無嗣，後來喜獲麟兒，

高興之至，那男孩很漂亮。看他成長、健碩、聰明，我也同樣快活。有一天人家跑來告訴我那孩子死掉了。我簡直無法相信。當天早上我還看見他洗澡的，於是我放下手頭工作跑上街，打開他家灰矮磚舍的大門，我知道可怕的消息是真的。他們兩口子並排坐在籐長椅上，膝頭放着穿了紅棉襖的男孩，頭上戴着避風小帽，四肢不動，早已斷了氣。

我怎麼能不陪着好友一同傷心流淚呢？在哀號中我聽她細敘出事經過。那孩子阿亞一週前鬧肚子，是赤痢。他媽，我的好友，帶他去教會醫院看病打針。他恢復得很好，今天是最後一針。吃過午飯他領他去醫院。出來一位陌生醫生爲他注射，不是以前那一位。

她一面數落一面哭泣說：「我留心注射筒灌滿了針藥。平常只有一點點在裡面。我告訴醫生恐怕太多了。他對我大發脾氣，說是知道怎麼治療，而我不過是無知的婦人。我只好容許他在阿亞的大腿根紮完那一針，阿亞——打針後四肢僵直，幾分鐘工夫就沒了命囉！」

「那醫師是美國人？」我問。
「不，是中國人。」她哭泣地答說。

我二人又一同哭了起來，但這事成爲我兩個世界的分水嶺。雖然我很難過，我暗中高興那醫生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我好友夫婦後來到我家住了幾天好讓他們恢復過來，以免終日面對孤寂的家屋。我對那個中國西醫不禁氣憤填膺。他粗魯地斥責我友不過是無知的婦人，然而他以盛氣凌人的優越感，他自以爲是地誤殺我友的寶貝

兒子。這是典型的例子，我寫下來以期長憶勿忘。後來林語堂以其老實的口吻把這一類人稱之爲「失敗的一代」。

舊日傭婦逃荒南來

使我長憶勿忘還有另一位中國女友。孫逸仙死後不靖的歲月其中的某一冬夜，有人敲我家大門頗急，我去開門，發現門口站着一位衣着襤褸，混身灰土的女人。我不認識她。我看得出她來自北方，因爲她的腳裹了之後又放大，褲筒因東在踝跟而鼓鼓的。上身穿着長及膝部的老式棉襖，蓬亂的頭髮只合北方農婦的身分。

她對我說：「好師母，你記不得我了吧？」
「不記得了，」我說，「可是請進來。」

她進了客廳坐在一把椅子的邊緣，告訴我是誰。住在北邊南宿州時，有一陣子我請了一名小流氓當花匠。他無一技之長，幹活又懶，不久我就辭了他。那花匠就是她的丈夫，她現在告訴我。鬧飢荒時，他甩下她獨自逃掉，我曉得那時有飢饉，我們預期再隔幾個月會有難民逃下來。可是這婦人來得較早。而且我看得出她還帶個大肚子。

我問她：「你沒有孩子？」
她拍拍肚皮：「只有這個。其他都逃不過『十日瘋』死掉了，共有五個。」

「十日瘋」只不過是破傷風感染的痙攣症。中國農村嬰兒生下來兩週內常因此病夭折。那是生產時感染不潔物而引起的，說來也容易預防。我曾經很費心思教導中國年輕婦女如何預防破傷

風感染。我教她們把剪臍帶的剪刀和供嬰兒穿着的小衣服或棉布怎樣在滾水裡煮。在北方是不用剪刀的。人們用一根蘆葦或樹葉從內部擊開。經驗法則教北方婦人不用金屬改用蘆葦來割斷臍帶，不過蘆葦淨潔與否視用法而定。

那婦人帶着動人而天真的口吻對我說：「我來找您，只因沒有別處可以投靠。」

堅持住進雞房待產

我承認爲這番天真說法所取悅，至少被她的信心所阿諛。我家裏已經够擁擠的了，上那兒安置這位孕婦呢？她又無法在外邊流落，如今兵荒馬亂，沒有親人相伴的孤獨女人會引起鄰近歹徒注意加以欺負。軍閥當道，散兵遍地，我們多得是這種事情。我小時候享受的平靜一去不再來，連我的孩子們也不能像我小時那樣在鄉下漫遊。我的客人想必看出我有困難，她謙卑地說：「好師母，你院子後面有間小屋，我進大門就看見的。我可呆進去待產，不會麻煩您或別人，只求給我一點米。以後我會找一個事做做。」

小屋其實是雞房，不適合住人，我據實相告。不過另外倒有間儲藏室，比較好些，可以捨落一下讓她住。我對她說：「你最好上醫院生產，可以得到良好的照顧。」

劉太太——我不必再隱瞞她的姓氏，她早已物故——我後來發覺是個非常個強的女性。她堅持住雞房，因爲可以獨處，而且說甚麼也不願意上洋人醫院生產，她表示已生過許多胎，知道如何處理，養孩子時她也不要別人在場。最後我只

好依了她，因為她毫不退讓。於是我教人清洗了鷄房又洒了石灰。兩扇窗戶打掃與洗刷乾淨，地上換鋪了淨潔的新磚頭。房中放了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兩把椅子，又在窗上裝了布幔，使夜裏男人無法窺視。同時又給她一根粗壯的頂門門。她用我給她的少許錢買了一只炭火爐子，既可取暖又能燒飯，以及瓦水壺、飯碗、箸子和一些食物。

此後劉太太成爲我家圍牆內的居民，待產期間幾乎不爲人所知，由於她不上醫院也不要我家人幫忙，我特爲她準備了一個消毒包，內有繃帶、剪刀和一瓶碘酒。

十二月一個晴朗的早上佣人傳來好消息。劉太太從小屋出來告訴她，夜裏嬰兒順利出生，我吩咐以經常的營養品供給人母，首先一碗濃汁的紅糖開水，一小時後進鷄湯麵。這是北方規矩，據說紅糖有補血功能，鷄湯麵保證下奶。

我去看母子倆，覺得好舒暢。小屋乾淨、溫暖，因爲劉太太產後諸事拾落得整整齊齊。她躺在床，平扁的一張大臉十分歡欣。我送她的嬰孩小毯子裹着一個胖娃娃。她用中式尿布包着男嬰然後裹着小毯子。諸事看來順遂，我遞給她一個紅包，內有兩枚銀圓，作爲新生兒的賀禮。她道謝再三，使我不好意思的乘機退出。

缺乏常識釀成災害

翌日我吃早餐時佣人進來說，嬰兒命在旦夕。我簡直不敢相信。

「她沒有用開水煮過的剪刀剪臍帶嗎？」我

關切的問。

「好師母，啊，她用過的。」佣人答說，「可是小孩的肚臍給燒壞了。」

我急欲知道真相，連忙跑到小屋，發現男嬰果眞情況危急。劉太太打開小衣服，我看見肚臍周圍燒得很兇。是碘酒塗過量壞的事。

「可是我告訴過你不要用碘酒倒在小孩身上的？」我大聲質問。

「好師母，你是說過。」劉太太悲切的陳述着，「可是我想，如果是好藥，爲何不全用上呢？」

我表示我馬上送嬰孩上醫院，這一點劉太太不答應，她也不准洋醫生碰她的兒子，看一下也不行。不過她同意由我把嬰孩帶回我家由我盡最大努力照顧他。在我臥室療養了幾天，他倔強的祖宗保佑了他，終於回到他母親身邊安然無事。他快滿月時，一度離家出走的父親找到我們的住處於是一家人又團圓了。我替嬰兒的爸爸在農場謀了份差事，劉太太在我家圍牆正對面租了個小茅屋，有兩間屋子就搬過去住。

那嬰孩快滿周歲時又因出了差池幾乎夭折。那是夏天過後，劉太太走進來帶着小孩，見面就號啕大哭，訴說又因爲大人犯的錯快要沒命了。她抱孩子給我，光着屁股的下半身我發現整個臀部毗裂，鮮肉外露，血肉模糊。

「怎麼又燒成這個樣子的？」我奇怪的質問

。「好師母，他不是燒傷的，」劉太太說，「我自作主張，現在孩子够大了，我不必再使用你

給我的尿布，可以放他睡北方的土坑，他尿床時就不必洗尿布了。可是這邊沒有北方的沙土。我只好讓他睡在炭灰上。」

炭灰？當然小便就會跟炭灰化合成爲鹼水。我只好再爲小肉丸，他的乳名，服務一次。我看護他幾週，才使他恢復健康。

這些瑣事本無足道，但對我的命運却十分重要。因爲在一九二〇開始的十年中共有三個日子使我的世界起了變化。我已經交代過頭兩個日子——孫文先生逝世之日和我母親去世的日子，第三個日子就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革命前夕五卅慘案

當我爲劉太太孩子一再忙活時，也曾留心到外界政局的演變。其實中國政局的變化很難確切瞭解，除了從中文報紙上偶爾讀到一鱗半爪的消息，有時要跟學生們的信念與抱怨貫串起來。在北平，一度成爲孫文希望聯合目標的軍閥馮玉祥和關外王張作霖打了一戰，馮軍敗北。人們曉得張作霖政權也不會在北平長治久安，大家都期待廣州的國民黨所發動的國民革命會有如何的收穫。

先是謠傳隨後已證實，在孫中山先生策畫下，國民黨已完成改組，容許共黨以個人身分參加革命，而且也運用了俄國顧問。我聽說改組後的國民黨跟以前大不相同。它是以軍事化紀律約束其同志而且效法十字軍爲革命北伐的精神。據說時機成熟時，一枝軍隊將揮戈北伐掃除所有軍閥，而後統一全國。

我們覺得有點麻煩，但並不駭怕，因為白人對於國民黨能否打得過強悍的軍閥仍表疑問。全國似乎期待以傳統的爭天下方式使軍閥互相殺伐直到最後勝利者以「定於一」的聲勢建立新的朝代。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却熱心寄望於新的革命運動，而且暗中參加活動。其時城鄉大部分百姓只不過靜候時局的演變，等候傳統性「定於一」時機的來臨。

孫中山先生謝世後他的威望更爲壯闊。他派遣一位青年將領蔣介石，赴俄國考察軍事與訓練，這時已返國出任黃埔軍學校校長。黃埔是未來陸軍軍官的搖籃。孫先生設計以黨軍做爲統一全國的工具。孫先生去世後國民黨遵照他的遺囑以完成其未竟之志。遺囑、遺像現已在各處張掛。青年學子看見這張遺像照片就掀起愛國和革命的熱忱。

孫先生剛去世兩個多月發生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五卅慘案卽爲一例。日本人經營的一座紗廠工人罷工，公共租界警方逮捕幾名工人領袖。兩、三天後許多學生發動遊行示威抗議拘捕工人。羣衆不聽解散的命令，租界巡捕開槍當場打死幾名學生。以後由南到北各大城市掀起遊行和禁購英、日貨品的全國性運動。香港的居民情緒尤其熱烈，各行各業罷市許多人離開這個英國殖民地。這一次大罷工與罷市癱瘓了香港的工商活動，直到反對外人的熱浪平息而後已。洋人通中文的不多，少數會看中文報紙的也真的駭得不輕。許多白人聽從本國領事的呼籲撤離內地，因爲領事館無法予以保護。

北伐軍事節節勝利

我自己完全同情中國人，因爲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雖接受工部局洋人董事的指揮，但他們應記得地點是在中國就應從屬中國傳統法律。中國法律乃專爲滋事的罪犯而設，並對犯罪者科以刑法。未犯法的人不應受刑法的拘捕，人們以爲雖會警告在先，巡捕也不該射殺無辜羣衆，特別是中國人一向視爲全國精英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這次五卅慘案錯在租界巡捕房。學生只表示愛國情緒而已。這件慘案代表我的兩個世界的不同觀點。類似的歧見今後有增無已，其數目和猙獰性且有與日俱增之勢，以至二次大戰以及爾後的韓戰莫不如此。

五卅慘案實際上爲國民革命幫了大忙。北平由軍閥主持的政府被全國視爲「帝國主義的走狗」，南方革命政府漸漸煽起民衆的怒火並且計畫明年的北伐，否則不會這樣提前實施的。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蔣總司令誓師北伐，一路節節勝利，革命軍遭遇很少的抵抗。南方各省軍閥部隊只假裝作抵抗的姿態，然後暗中討價還價，於條件讓步後「參加」革命。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第二個夏天，國民革命軍進抵中國心臟地區的長江中、下游。首先規復武漢三鎮的工業中心。它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每當一個地區落入革命軍的掌握，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等策畫下，就有共產黨的跨黨份子使整個鄉間農民編組起來對抗地主。城市中工廠工人也組織起來對付企業家。

白人不了解中國人

我提到共產黨，可是我不相信當時共產主義對國民革命究有若何意義。孫中山先生曾說革命後的俄國是中國的友邦，俄國革命以後已成功地推翻了古老而且專制的沙皇政府，另外組成一個新政府——新政府的種種暴行，可惜不爲中國百姓所了解——因而中國革命必須師法俄國。中國革命的原動力並非政局不安，那只是次要因素，也與階級鬥爭不生干係。中國革命的原動力來自民衆決心清除洋人的愛國熱忱。太多洋人利用貿易、傳教、戰爭和中國當局結下不解之緣。他們亟需成立一個使國家得以現代化的革新政府。

我寫到這裡暫時停筆，略作回顧。近年來總有美國人很愛傷的向我表白他的心態。他說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我們行了這麼多善事以後，爲何中國人會仇恨美國人？」實際上，說真個的，我們並未爲他們做過甚麼。他們並未要求我們派遣傳教士去中國傳道，也不會要跟美國人做生意。雙方民間確曾有過個別的善事。在中國鬧饑饉時或者爲戰禍所累時，美國人送過救濟品去中國。我相信，易地而處，中國人照樣也會做我們對他們做過的事，通常而言，個別的傳教士在中國渡過和睦相處的公正生活。不過他們是志願前往中國服務的，而且他的工作受到中國人由衷的感謝。在戰爭與發生叛亂期間，也不乏中國人甘冒犧牲性命的危險挺身而出搭救教士與其他白人。許多中國人因而成仁。

我父親在內地主持的教會發生的一件事，可

作為中國人對傳教事業所持態度的典型代表。那是我親自經歷的。當時父親主持禮拜，很熱心的進行了較長的聚會，會眾因時間過久而急躁不安，有人起身先行離場，於是許多人魚貫退出。中國習慣並不禁止會眾離開會場。無論寺院法事或說書的場所觀客有需要可以逕自離開。教會訓誡全然是外國的觀念。我父親當時頗為困惑，坐在前排的一位老太太看到這種情形，自動轉身面對會眾講了這樣一段話：「請大家不要惹這位老好洋人生氣。他來到我國奉獻自己只為能在天堂贏得功勞簿上記下功績。讓我們大家幫助他拯救他的靈魂！」

這番適得其反的說詞，使父親大感驚異，可是他非常了解老姐妹的誠心實意，於是請會眾原諒他，立時中止他的領會。

中國對外人的容忍

實際上在中國人想來，任何洋教士到中國來傳道莫不有他自己特定的目標。中國人一向善於容忍，而且慣於個人主義，惟有傳道人本身有懈可擊他們才不得已挺身出來干預。還須經常記得的一點是，儘管美國未經參與歷次對華戰爭乃至簽訂不平等條約，除了八國聯軍拳匪之亂開始時美國曾派兵進駐北平懲治拳匪和派遣砲艇進入內河而外，此外每逢其他列強——通常是英國——迫使清廷簽訂新條約以後，美國也要求享受同等優待待遇。美國國務卿揭曉的「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對中國有用處，不過同時也對美國有用處。簡言之，如果美國除了自身利益，不管外表多少

冠冕堂皇，還有其他要求就是一種假冒偽善的行動。而中國人，早已習慣各式各樣的自利行動，和假冒偽善舉止，甚至出以非常狡猾的方式，從來也未會欺騙過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因此坦白地說，美國也沒有要求中國感恩圖報的理由。

美國人素來對中國人有好感，除非而且直到他們成為共產黨人就另當別論。不過也不能因為中美人民友誼深厚就說美國應該得到感謝的報答，只因凡是瞭解中國人的人，就非熱愛他們不可。中國人幾乎為全球人士所喜愛，而且他們也的確令人可愛。

台海風雲人物

蔣君章 著

定價台幣壹佰元

本書為史學家蔣君章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

台灣抗日民軍領袖丘逢甲：

捲走十萬餉銀之謎。以父作馬望子成龍。春閨告捷飄然而歸。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為島國永載聖清。四萬義軍一百餘營。唐景崧潛離台北城。強國復台先見之明。嶺東辦學與廣州設帳。

誓守台南的劉永福：

不受名義週旋到底。黑旗將軍目不識丁。入越開闢新根據地。竹槍奇陣大破白苗。黑托智取黃旗部隊。破敵妙計起用女謀。黑旗軍大敗黃旗軍。河內大戰格殺法將。黑旗軍威震鑠中外。黑旗將軍驚走法師。劉永福猛攻大營盤。撤告天下討法蘭西。草莽英雄大義凜然。七十老將奮戰諒山。劉永福義救岑毓英。黑旗軍跨海援台灣。劉永福慨然釋嫌怨。唐景崧重兵守基隆。樺山推評雄才大略。黑旗將軍獨撐大局。民族偉人青年表率。

台灣革命先烈羅福星：

鮮血教育抗日精神。革命運動發展神速。日據台灣苛政如虎。風塵中的革命女性。慷慨就義了無懼色。

台灣抗日英雄余清芳：

興兵抗日匪復三台。日本警察魚肉同胞。神道設教加入西來庵。舉義台中羣起響應。拼死一戰殺盡倭奴。傳檄三台討伐日軍。殘殺萬人空前慘聞。抗日運動方興未艾。